

耐安類稿



誨爾錄卷一

大清光緒二十九年

諸暨陳昌偉

讀書山堂

諸暨陳昌偉

丙子

論語但教人求理不教人求心一味求理積久心自與理一不期存而自存不期純而自純若常備自顧其心曰我須用心于理是自二其心矣譬之學時文孰不一心向時文去若先自存一用心于文之心反多窒礙

六月下同

丙子六月二十三日之夜起心疾當漸愈

人有能念匾擔兜者直豎其擔令數人持其下端緊打地其人乃念咒有頃擔似欲上騰者持者益力至汗喘騰益甚咒者曰止皆鬆手騰亦息偉思其故擔非能上騰者乃持者心畏其騰手用其力既有頃力漸竭畏益甚乃心與手相激而然故鬆之立止凡心疾亦然愈畏之愈絕之疾亦愈甚置之不顧而向于事理疾自差矣

誨爾錄

卷一

一

今設有兩物彼物人爲我司而萬無失誤此物我自爲司而最易失誤彼物日日求之而不能稍加此物一日求之卽有一日之得且彼物之益我萬不及此物乃竟戀戀于彼物漠漠于此物是何心

八月下同

學須到困之地位無論中人賢人皆須從者裏過卽聖人

發憤忘食動心忍性亦是困但聖人一轉便通賢人中人
必耐气平心寬寬忍守方有通的日子若以輕躁之心柔
脆之質當之不決裂卽委靡矣

凡與人言從困中過者其語自別不從困中過雖說得甚
博洽精深終是口頭閒話耳心急則口快口快則難聞
爲學最莫患以絕好道理說作口頭閒話

從困中過者自不敢輕易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最說得困中情景境切到此地
位自領得

口三件慎言語節飲食目一件非禮勿視耳一件非禮勿
聽手一件不妄動足一件不妄行嗜欲一件可省則省如

海爾錄

卷一

二

此淺淺作去不放鬆要到熟

躡等欲速銳進三者相似而不同躡等是不由徑涂妄思
超越萬无翼倖者欲速身遲心急常脆脆不安銳進程涂
節序皆无所錯但必至力盡不繼耳治躡等須格致治欲
速銳進須裁抑矯揉九月下同

慎勿造因

作事切忌程功程功必心急心急則气銳气銳則血動而
神耗人生一日只合作一日事明日禍福生死皆不可知
豈得候我程功邪

人須作久長計使我行之百歲傳之永永而无弊人須作
一日計使我明日溘逝而無所恨人

孔子教人句句從事上說七十子學孔子腳腳從事上走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意味最耐想使此君在
今日不知又如何十月下同
功課必限時時有故必闕忌預忌補
身一件世一件文章一件輕重忌倒置重可通輕輕能害
重

論語教人用心求道不教人求道于心
惡念可禁使不續不能強使不起欲其不起惟是力行善
事今尔既看惡聽惡走惡持惡說惡食惡嗜慾惡則惡念
豈能強驅但于七件中多強行得一分善即多讓出一分
惡惡少念少惡盡念盡然時日卻差遲不小但寬寬矣之
終必至耳如博奕取易挂念日月不博奕豈遂能不起念
然積久不爲不看說不聽起念之時又一覺即不續自
然起念漸少以至于盡積之久久念自永永不起矣

誨爾錄

卷一

三

余聞舵工云撐船勿可算此語可師

竹以計日長成故雖速而長大有限且不壽松柏生長不
計歲月故雖緩而有長于霄大連抱而无已

作事之有心猶說話之有舌話之疾徐重輕于變萬化皆

舌爲之然不必于舌著工夫

雖間有之然不及百分之一

即如楚人叁

語其初語不如叁皆舌之轉側動搖概不如叁之故但日
效叁語語像得一分舌亦變得一分久之語暫叁語舌亦
叁舌矣若重于舌之轉側動搖必精思力討而略于效語

恐轉不如徒知效語者之爲得況舌尙有心可使他心更無復可使他者乎

但除卻爲人念頭可一味于事理上著力

凡事非甚益尔身心及非大關繫及猶可省者皆弗宜輕開手高夫于盈不學而飛而當動之有斥子曰三人行必絕念四色程功擬想小智不賢者謂其小者莫不有文而管子曰小智者大智之仇也善者謂其小者莫不有文而

竟

書

家庶楹聯 入此室孰非子弟之班勿謂期頤合以孝恭

繩祖武登斯堂卽有父兄之責休言年富當思忠厚肇孫

誨爾錄

卷一

四

謀十一月下同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无非取于人者又曰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看來天下公字都從△字中推出來

灑脫

程明道謂釋氏唯務上達而无下學竊謂唯務上達而无

下學者固非後世上達下學並務者亦恐未必是

有重務上達而

兼務下學者有先務上達而隨務下學者

唯孔門之學則專務下學而自然上

達

下

人之輕侮尔者必能于尔之過失吹毛求疵鋪張揚厲以出之是尔之大資也卽或誣尔誣久必白尔不聞過過積必潰與其不聞過愁其受誣乃輒介介然思與之較是自棄也

聖賢气象取耐人尋味然不必學富尋其下手处譬之拈

海爾錄

卷一

五

影不捉花終不得影得花不患不得影

善學柳下惠无如獨处男子最可思

心稍靜時則平昔經行善惡皆來朝君子戰戰兢兢不敢

稍苟者畏其來朝也

克伐怨欲亦似與賦畀俱來甚大力量不能徑去惟趕進

一步斯自有佳处如克天下固有最能勝人之途而人无

與爭者舍此雖勝亦有限伐天下有不待自伐而積久自

誠中形外人人信服尊崇者非此愈伐愈可醜怨我不能

自立人卽憐我惠我總是隙光勺水不能溫潤我苟能自

立无論桓魋匡人不能奈何孔子卽秦檜嚴嵩亦適助岳

武穆楊忠愍成名其餘忌我讒我凌侮我者皆足爲我動

心忍性之資尤不可少欲我弟攤開天下古今擇一最可
欲者以力取堅守又無形格勢禁之患而可寤寐與共生
死不離久之餘欲自當退聽十二月下旬

克伐怨欲雖如上說然當遇事勃發須先以不行二字力
制之然後再求進步若此處一鬆手便潰決橫流無從下
功又或自位太高持清源之說謂不必強制其流然往往
漸入克伐怨欲中而不自知原子所謂不行雖未到克已
地位卻墻是克己門徑故夫子許以爲難而云仁則吾不
知蓋引而不發以俟其自進翫不知語氣蓋謂不行尚未
到仁之地位非謂由此不可以至仁也後儒說得不行二
字煞有弊竇而惜原子不能再問夫无違二語夫子尚畏

誨爾錄

卷一

六

樊遲以發其旨若如後儒說原子終身無至仁之望夫子
何便以舍餽語了結蓋原子與夫子所謂不行非後儒意
中之不行也。此上節矣字當作乎字解國語晉語四惡
其所好其能久矣亦作乎字解問十世章也字亦然蓋
古人語固有如此者

戰兢臨履原從勉強入手久之亦漸覺有味故能行之永
永以至于化如人食醉解之物雖愁眉蹙頰而不肯捨者
以有味也其愁眉蹙頰也卽其有味若如服藥一般則豈能
終身與俱而不生厭倦哉

意念皆專注于事事皆依傍著禮
不限課程不怠弛卽貪多固最不可既限課程則心又不

免爲課程所繫須是按程作課中仍若行所无事方好不知此境從何學步

心猶君也治天下以外无復爲君之學治事理以外無復爲心之學天下治極君自端拱無爲事理治極心自寂然不動

積事過眉不怠弛不畏蒞不急遽并不繫念弟寬寬作去先急後緩因此帶彼若行所無事者然不知此境從何學步

言語肯喫虧財利肯喫虧勞逸肯喫虧聲名肯喫虧

人輕侮尔尔每覺不能堪尔與人言宜勿求快意尔快意時卽人難堪時也

誨爾錄

卷一

七

丁丑

妄念之起不起尔不必去著力妄念起後之覺悟不覺悟尔亦不必去著力但一覺悟卽立下斬絕勿得滑手此尔最宜著力

正月下同

凡尔境遇宜苟忌預一預字不知招多少煩惱一苟字不知享多少清閒福

本來气稟是怎一樣子生平願學是怎一樣子當下地位是怎一樣子須見得界限分明如尔气稟是急遽願學是寬舒當下仍是急遽气稟是狹隘是好多言願學是寬宏是愼默當下仍是狹隘仍是多言諸類皆是

樓閣參差五雲起見者非我我在此莫便侈口說功程到

了猶須一萬里

人生有一朝能有一朝能無之件有賊偷不去火燒不壞之件有生帶來死帶去之件輕重勿錯認

立春後日漸向煖然豈能一順煖去必寒煖相間小屈大伸以馴至于大暑立秋後亦然以此觀萬事萬物盛衰莫不皆然進學之道亦猶是已但求不放鬆不必多悵悔也不貳過者孔門一人豈尔所可望但以下半年較上半年散覺不同便是萬福然正是難事

人生可勉者惟有行事而已行事可勉者惟覺悟之一頃而已豈可滑過豈忍滑過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出位之邪思難除出位之正思

誨爾錄

卷一

八

更難除

病

切忌太過愁可及尔宜然

人不必想必成塊善事但每日于人情物理上去種禍根湊便時亦略種些子善根已大是難事

人看不起你你爲不善尙止一身人看起你你爲不善便恐不止一身了萬一信你慕你者過而效你所爲便是你

硬陷害他

能檢行能養病最是實落胃事講求典籍其次也勿倒置其次致曲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仲夫子真吾師也

克伐怨欲最宜從難忍處著力難忍處打熬得過易處便沛然矣則難忍處亦人生倖遇也懲創試練須及未達時

今日之所苦昔日之行所朝也不勝其苦而姑稍縱之就令一弛卽斂後日之苦已無窮矣

忠厚的底子智勇的才具忍耐的作用寬和的度量少一件便不能成些子事

爲瞋欲動爲寵辱動爲利害動爲生死動皆不能有爲要有爲須鍊透然大是難事

隨處寬安歇

有所棄然後有所取不惟棄惡取善卽善亦須先擇一端

誨爾錄

卷一

九

致力俟有頭緒然後再擇近便一端否則勞心費神終不淦事

須時時緊防溢分念頭。此又一關鍵 廿九夜

且休管治統道統只恐余自家身子上一分惡也除不去但辨明詔字界限可隨地隨人一味自下

臨陣須防敗在先 二月下同

神不甯由于病病由于心動身勞心動由于外不莊身勞由于食多外不莊食多不患不覺悟患不力行

寬亦難勉強學但當時時念念著

有見到之境有虛到之境有實到之境見到固非我的虛到亦非我的直至實到方是我的然不有見到亦無虛到

不有虛到亦無實到故宜緩緩行將去宜小小核實來
道可由我勉行惠須聽其自得

正課○一啟齒便思寡言未舉事先防致病

于德一類字眼上去加功便是助長然不可不時時念念
著

余常時不能決行所知保身防病迨至病生輒囚制其心
以爲靜養如此作爲以心疾死夫復何言

有能行之力當可行之時勉得行之位乃人生大幸事若
因循錯過後雖悔欲力行恐不能復遇也

天下古今道理許多豈一人幹得盡故不知不行不害知
之不行斯可憂耳

誨爾錄

卷一

十

余度量狹隘已極不知寬宏從何學步

怨字到原子地位尙未能消化淨盡余且怎生奈何得他
今但當當下硬截不去想起以俟將來可也

氣質有所偏故分量有所限余宜平心自想凡去余甚遠
者且置高閣擇相近一二端致力變化氣質是何等事即
此一二端亦甚末可輕視若不揣分量一概渾渾統統昂
頭企足趕向上去欲把古來聖賢學問雄傑事業便以一
身幹盡恐精神做盡心志懊懣天死而實一無所獲

養病之方寡言語慎飲食節勞逸簡嗜好屏鬱怒適陽遂
一覺卽決積久不弛當自有佳處求醫服藥抑末也

慎言之道勿炫勿謹無要事答而不問無大關係少辯

聖人之言甚精深余當學以粗淺如非禮勿視云在夫

子語意非禮不得有一毫含混勿視不得有一絲留滯所

以然者以性中本無此物不當雜之也然如此想去于余

卻無益余但當就余所知爲非禮者勉強勿視而已不知

非禮而視之與忘其非禮而視之猶非大害知爲非禮而

姑視之斯則大害矣它事皆倣此

人只有者些精神重于此必輕于彼故知一面宜略放輕

行一面宜加重

重于知一面恐略下學而求上達

作意求靜卽致病

鬼須于日中怕病須于健時怕人情須于親厚時怕

誨爾錄

卷一

十一

有味之想宜忍絕四月下同

戲笑者干戈之漸交久能敬所以爲善

能默其言足動人能拙其才足滄事五月

寡言忍得住勿占小數勿設想境遇九月

惜物惜力惜人情十月

智而能愚其智不傲強而能弱其強不挫貴而能下其尊

彌光愚而好用智弱而好強賤而自尊家滅身亡十一月

下同

欲浮游思向善仍須于日用行事上著力

夜間上床後不宜思事今日之事今日了之不宜留明日

之事有明日在不必豫

先事不豫事過不留則臨時聰明自出
貧賤富貴前定病康壽夭前定絕滅繁昌前定聲名榮辱
亦前定不前定者惟力行所知耳

先難後獲

封神傳人皆知笑之余想富貴功名時卽自爲封神傳中

人

上牀後常作譬如死過想上牀後最好做摩孺子心意十
二月下同

事無論大小不可生期望心一期望便生無限煩惱

極苦惱事以靜心處之恰見命下有許多道理循道理作

去胸中自余泰然極歡適事有一期望便覺不滿是捨見

誨爾錄

卷一

三

成清閒福而入諸色地獄者

遇事一有期望便錯過當下無數道理

學豈可輕易說卽如戒色一端最是粗淺的事然欲除盡

根苗亦大是難事乃知古人遠嫌諸節目不特防未然亦

是善檢束心思也

人幸略有見地便當腳踏實地行去勿先自擡高身分身

分一高實行必不能副又不能放下身分勢不得不飾兒

欺人到此則穿窬之類矣

古人講學如過來人答人問路階級曲折皆實實可走後

人講學率多如畫工講山水蹊徑津渡咫尺千里亦歷歷

如身閱其境然畢竟自別其病根只在好高不于足趾前

著力也

為學須常常有閒的意思

一言語問慎乎否乎一飲食問節乎否乎一舉目問視于禮乎一傾耳問聽于禮乎一舉手問不妄動乎一舉足問不妄行乎一處事問義乎利乎一接人問誠乎偽乎

夜間能愚日間自智

無事時不宜大段著力著力須在有事時有事著力得手無事時意境當自別

惠暴則人不感威耀則人褻之

戊寅

欲念無止境不如一覺即止較為便安

正月下同

誨爾錄

卷一

五

私意動時試問此意可對人說否

欲不可合成念成念異時即來朝

二月下同

未來之吉凶禍福既難預料何須安排但俯首向腳跟下看自有許多閒曠意思

患難思警戒平康復故態是尔大病

一出門一見客及一切舉動必問無忘正業否

三月下同

學有正業貴認得真尤貴把得住

尔苟中無所得一切名利色慾意氣怪誕皆將來欺侮尔苦何如之

四月下同

積累須先得些子到手然後可從此著力加功愛護培益日向上去譬如鄉間強房弱房必得弱房有一小孩

然後可保護長養以期盛大蕃衍有勝強房日子若連者
一岷也沒有教從何處下手彼強房且怎生奈何得他
積累苟有些子到手自然自家有愛護意不肯輕易打壞
他

余欲撰西遊記邪余欲撰小智錄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獨處境然
也卽養病亦是如此病來則憂懼惶惑不能安命病退則
勞擾思欲不知保身是卽余之不仁也

爲學只爭毫釐譬如學書一味求字好心便貼定于字心
貼定于字心便靜便身意道三家相會若求心貼定于字
便是自二其心字固不好心亦致病餘均可類推

誨爾錄

卷一

一四

孺子夜能熟寐者以無貪無憂無計較也余若能打破此
關抑意安命不求睡而自得睡否則愈求睡愈不得睡院
試前夕其明徵也

餓死者不能強求升合更有何事可強求遇寇者不能強
免斫頭更有何事可強免帝王或無兒富翁或天壽更有
何事可計較

貧不到極窘且凡事不到無可收拾皆不足見真守則遇
其境者正資歷練亦人生幸事也

古大儒秉卓絕之資加以純篤之功其所造詣余不能窺
其毫毛豈可輕議他余但于余自身上過惡漸除去一二
分已大佳

有才可幸有才亦可危有一分才須有兩分誠方能行之無礙否則疑畏忌惡交至矣。誠只是事事坦白質實至死不變而已非別有一件事物也

以百畝山種竹第疎疎布之但得通根久當漸密若起手便求密恐致力一角而所遺者多矣 五月下同

慮事必極細碎是尔大病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非獨治家國天下爲然即養病亦是如此

從行事上著力得三便宜一可勉強二有實據三無歧誤檢行如塞決隄難得第一塏土著實苟得第一塏著實則第二塏便可用力以下塏塏相繼漸漸得手但不可放鬆

誨爾錄

卷一

五

一放鬆則全功盡棄幸而得塞便當培厚增高若一滲漏則復決不可收拾矣高厚既至然新隄土鬆猶須護視必堅凝如本來地脈一般方可

思事理已明則止不止則弊端百出耗精敝神而理轉昧克伐怨欲或緣之以起古人所以于思上著一慎字 六月

無病時不可忘病養病時恰須忘病 七月

欲自見是尔大病 八月下同

無所關繫不必思 如格竹枝之類 力難兼精不必思 如醫卜諸藝之類 非當下得爲不必思 如諸義舉之類

可省則省省欲省事省念

有極好見解思播諸眾筆諸書垂諸後則精氣已枝安能

有爲唯斷絕此等念頭專理將頭作去斯有守氣有定精
乃有進境

下學之初欲求內不失中庸外不爲世人咤異最是難事
最易滑腳恐徒多悵悔老死而一無所獲慙略使矯枉過
正立些厓岸卽或爲人非笑恰易變化氣質

戊寅八月甲午筮病得良

與人語不可使言從唇舌上來

作一事畢便闊過一邊不可留住胸中

九月下同

事有遺忘非甚關係且置卻勿強記憶

伯宗云國君含垢最可思

人唯于尋常往來能忍能容乃能于大處立廉隅

誨爾錄

卷一

十六

無事時固要能閒卽事務叢沓亦不可忘卻閒字

十月下同

五賊色名利計較小智

憂不能強除懼不能強壯嗜欲不能強無到此地位然後

知內重外輕四字乃儒生一生受用處

十一月下同

世傳學仙者必歷試以至危至辱之事不迤而後可學仙

儒生學道何獨不然學仙者仙試之學道者天試之也

人之大惡有三曰窮曰辱曰死三者不可有自取之道不

可無忍受之心

事故之來不能逆料凡所預擬者皆臨時無庸者也

己卯

造物喜幻人人第徐觀所幻隨其幻而宅之以理則常泰

然矣 正月

心思于不當用處能省于當用處自漸專精于當用處專精于不當用處自省 三月

得意時易希冀望外不可不省 四月下同

論語敬字多貼事說但有事時能敬無事時亦自有肅恭意然勉強作致即便致病又不可令其縱逸不知如何學步卽有愜好境界亦電光泡影不能耐久

昨見承雷水缸缸深數尺雷雖小漸積漸滿及平缸後去雷竹僅數分雷極大終不能接以一有所閑一無所閑也道猶水也禮猶缸也

不必于今日安排明日且無使明日懊悔今日 六月下同

誨爾錄

卷一

七

尔病在血衰肝枯筋急不任盤屈一徵也手足曲稍久便覺麻二徵也筋浮三徵也左目光中有黑子二四徵也稍勞動目卽生赤眵視鏡有暈稍熬夜亦然五徵也稍勞動左耳卽鳴六徵也稍勞動左太陽汗出七徵也左鼻痔八徵也勞動則胃閉靜坐則胃開九徵也勞動後便覺心不能放下十徵也夜中略一思索便不得寐十一徵也目久視卽花十二徵也運動氣體有損無益十三徵也胸中痞氣十四徵也欲稍學積養愍靜坐毋運動愍寬緩毋緊急

能自重能含垢不可缺一 七月下同

無掀天翻地之大膽不足與讀古人書無小心畏忌之虛

衷不足與讀古人書

福至且勿喜禍至且勿憂唯靜觀其來以徐宅諸理斯近之矣九月下同

無事時不能安閒有事時必不能有爲

有立志必行之事于臨事輒忘之者以居常色名利小智計較諸念耗其神明故也如能于此等念頭略加抑損則神明自漸加長臨事漸覺照管得到然三者亦互爲其根月養身如護河隄雖水將平隄來勢尙賒但得天气晴靈卽有忍死須臾可冀成功之想及水勢旣壅搶護極爲喫緊然胸中恰漸有把握此際已苦中得有放甘泊乎水勢漸漸退去功夫漸漸得手初危繼穩初難繼易但不再雨自誨爾錄

卷一

六

馴至安瀾矣爲學亦然十一月

余至極煩惱時便覺心動只是常時無體道功夫治之之法唯撇卻煩惱只看道合如何處置則自漸覺泰然矣十二月下同

一味向道能不煩惱能熟寐能養病飲食起居之樂亦與人同富貴譽望之美亦未嘗有損至于夢穩心安尤非外此所能及余亦何苦而不爲此

逆億人情是無故自惹許多克伐怨欲

庚辰

志不能帥氣是余大病正月下同

有所重乃能有所輕

須實實作到方爲學問略迹原心君子不以自恕

七月下同

勿求自白

代館錢宅南牆甚高夜間待月久之不得徘徊顧景既勞且憊因思天下事最忌期望○由是推之心所欲者未來則期望將去則思留所不欲者方來則思拒將去則欲速總之皆一△字之顛倒牽纏其實毫無所益而反有損得意氣弗淨失意氣弗餒皆非凡器

用心制五官百欲卽所以制心

人吏如流水一般先後接續本無止息只合隨時隨地應去若必待了數爲心安則終身躁急脆疏矣

八月下同

嚮晦宴息乃天地所以安吾身體故聖人亦不責我修爲

誨爾錄

卷一

九

雖奴隸亦不督其工作若猶勞智役思真是無謂

余能無貪無息不計較過更不留未更不預自當得睡切不可思睡思強致睡思睡心便有吏思強致睡心更用力二者皆萬不能睡且必囚制其心以致病

九月下同

爲學固不可自畫然亦須自知分量小立課限使循序漸進中常有自得之趣若期望過高過純恐冬歲竟無愜心瞬息旣多懊懷所學亦易墮

二病互爲其根

或至病癆以死而一無所得

从太過退下來似較不及趕上去爲更難

貪讀書之害更甚于貪利貪修身之害更甚于貪讀書

睡醞亦關自然天機矯揉造作便致病

太過心急二者是尔大病不知從何變化

學書須以手用筆不可使手爲筆用作事須以我用事不可使我爲事用

身可矯揉心不可矯揉矯揉其身心自在其中矣

作事可止卽止不可貪多顧盼流連

事至胸中無可解脫處須以離字訣強斷絕之然後再看

當下理合如何

念慮純一不可強制行則莫好于強

明知其非理而胸中若戀戀不能舍者此人欲來爭勝之機也當強絕萬不能待其自然退聽若此時不能當機立斷卽自欺之尤

誨爾錄

卷一

三

若義利界限漸明漸熟則胸中亦漸泰然

雖忙甚一日中必須閒坐片刻

勿急切惟舒徐乃可持久

尔若于立志時卽從制行上著力當早得佳處惜以二十年思力乃爲制心二字所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尔宜熟翫尔恐

不止三思

不必以我所能爲責人不敢以人所共爲恕己

財仗于天色斷自我名聽其自至

先君子嘗言與今人往來固宜忠厚遜讓尤宜使彼此界限分明否則彼將求多無已或致成惡

十一月下同

先君子誨人常以養廉恥爲先故訓責不多而畏之者如神明

先君子持己必以重人倫敦實行爲務接物必以實惠及人爲務

先君子教門下士亦不外制藝然常告以多讀錢訂書

先君子処家庭甚和易然子婦輩見之皆肅然嚴憚此不知其故

法言必思循理又持以整寡毋多之念則自然訥矣

一動必循理一言必循理一思必循理爲之亦甚覺艱辛然可免許多煩惱省許多精神得許多快活

辛巳

海爾錄

卷一

三

大有權執求士是弟一吏稍有權執薦士是弟一吏一無

權執不請託是弟一吏

正月下同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是言大概道理若尔存心當思降

祥不盡由作善降殃不盡由作不善然後求利避害之心

乃絕

善弱者強奴之

太王是也

思事能依理可省許多糾纏紛擾否則憤懣憂鬱畏葸於

張及一切嗜好皆起矣

二月

思一事但思理合如何便止大致既得則細碎節目應接

時聰明自出若必細細思之則事形既萬不能逆料胸中

亦萬不能盡記而思慮日勞神明漸衰應接轉多昏瞶

三月

心粗是尔百病之根

五月下同

宜言六請教一講貫二訓誨三寒暄四处事五答問六非此六者儘可不言六者言亦當慎

一念之忍一日之快一事之忍一生之安

歷練須于極困之境困境處得恰好異時回憶亦是一樞心事倘不待憂鬱躁擾消釋淨盡而困境已過卽是留一慚息

處困境時預期異時得志以自壯援它人不如我者以自慰皆不能安且久

一計較卽漸入卑隘

尔卑隘已極弄時苦不自知稍有所長便思見知其卑隘

誨爾錄

卷一

五

一也稍拂意便鬱鬱稍彖意便懂懂其卑隘二也事無論大小清濁輒貪計較分數其卑隘三也

尔夜不得寐大半由于卑隘

辛巳五月十五日夜起不寐當趣愈

立志欲行之事須先案量事之要否力之勝否旣立志矣直須決絕若屢立屢墮不惟敗意亦易壞人辟如隄防未立之時雖洪水汎濫然猶不甚傷害若立之復壞壞之復立則傷害必多

人生最快樂事莫如精神气力有餘欲精神气力有餘固要節欲尤要胸中寬泰欲胸中寬泰斷要知命

夜間作意求睡便不得睡可知天下事只可聽其自然作

致者正自擾耳。擾苗之害不獨養氣爲然。

廓然大公四字最有味。

七月下同

凡胸中逆億滯留擾擾不靖者皆爲之也。見得公字分明，又復以敬慎守之。然後晝間趨覺寬泰，夜間自能熟寐。能公然後能安命。

行遠者不捷步，此意可思。

十一月

須以養病制行爲正業，暇則爲餽口業。

十二月下同

余教僮子苟三四次不改，則怒余所欲改之事，其貳過者，何止三四次，則又何說。

一日之間精神必令有餘，此養病之道也。

心有事則不得睡，凡求睡與作意不求睡皆事也，所以不

誨爾錄

卷一

三

得睡故，但當除去憧擾，念其得睡與否，可置之度外。樂記失傳，擇古今體詩讀之，亦可陶寫性情。

壬午

無人無事時，竭意操切及接人應事，反盡行忽，卻此最是

余大病。

四月下同

夫子以恭字貼尻處，以敬字貼執事，取可玩味。後儒匙如此，分別說。

無事時著一敬字，恐易致病。獅子尖物，或由于此，似不如恭字較爲穩便。恭是檢點收束使耳目百體，條件皆有依循，則心思自趨趨不放越。非禮勿視，四句是恭字鐵板。

注腳

猶記患心疾時如嬰兒離母中爲猛鬼所隔欲近母刺鬼
先近欲遠鬼則母愈遠近則惶迫欲死遠則俛俛無依又
旁無一人可以告訴如此阨危愚迫者衆十年雖幸能覺
悟已疾而志慮形氣並就傷敗知此中不知死幾許人記
之以爲同病者告

思與人談理得切當便是欲自見便是爲人

七月下同

思訓人得切當亦是欲自見亦是爲人

常思聞人善言常思受人規誨豈有益孔子曰舜好察邇

言孟子曰舜舍己从人

昔賢豈可輕議彼終身居其中故雖小有出入而卒安其

所余則处乎其外故卽略有覓地而終非已有強欲循行

誨爾錄

卷一

三

而兢兢不安此正張子所謂內外賓主之辨不知此關如

何打破

八月下同

上說甚難言有意強之卽致病

切忌太過太過之害甚于不及

八月十一日酉刻悟約我以禮語未知行得來否記此

能寬雖一隙之息亦從容優游若有餘聞不能寬雖歲月

之遠亦且實實計功算效而儻不終日

循禮又須窮理否則念慮發時必爲所奪

惡意亦與有生俱來豈能驟然盡根拔去今但當于每發

時用力絕之辟之斬荆棘初斬必復萌且或于頭萬緒多

而有力再斬必再萌弟頻頻斬之萌必漸少漸無力積久

當自不生而根株亦融化矣。不僅唯是雨露土岬總有此數荆棘少占一分卽嘉木多滋一分嘉木多滋一分卽漸長一分嘉木漸長一分卽荆棘漸弱一分愈長愈弱愈弱愈長待培養得嘉木成蔭則松柏之下其艸不殖荆棘豕不復生矣。九月下同

攻怒截怨是余要著

孔子言約禮二程言主敬初看似相同然約禮則不必言心而心自貼定于事而不貳主敬則恐心或常爲提掇執持而于事反若二之且或以致病

中庸言不誠無物最可味每更循禮便是誠否則誠字更無處捉摸。十月下同

誨爾錄

卷一

三

好異是余一病宜省

忍小苦乃所以成大快樂

昔人謂論語是零零碎碎湊將來竊恐更別無成塊者不然孔子何不取以教人

昔人謂極虛歇題必有一可立腳之位竊謂爲學亦然一日必有一日之位但當盡今日所當爲明日雖有萬千要事及大福大禍皆與今日不干

邪念易覺流念難覺。十一月下同

循禮可息妄動循理可止流念

程子謂科舉之業不患荒功唯患奪志余初自謂不至奪志大謬且余之奪志者不僅惟是凡時時來黏著意念間

不能捨者皆奪志也

不三思直須要用大力斬絕

十二月下同

欲約禮須先克己己不克去禮亦無從約聖人著一復字
最可思復字有二義禮爲吾性所固有因己而亡之克之
以復其本然此說較深禮爲吾素所勉強之途因己而中
途隔亂克之以復吾勉強之故途此說較淺然下學功夫
似後一說較切

余于一切些小事輒沾滯胸中不能放下若遂此念于志
學豈不大好

凡極難堪之境遇人情正是極好學問送來

癸未

海爾錄

卷一

五

吳澂夫云陳

某

自惜其身若以其身爲天地民物所繫斷

不可稍有損壞者然彼雖揶揄語然余正宜志之

三月下同

料更卽更更皆中還不如更更不料爲得

命之一字細觀之自死生禍福至一飲一啄真若隱有主
持者然然此間正不得錯過伊沒有變動我便有涵養伊
苟有變動我便有學問

八月下同

思更至理明卽當止乃復作擬議問答狀細細鋪敘一番

此最是余病

思更至當止而止如孟之有嫩節

孟一名狼尾

折之立斷若或

先或後斷之不中節于胸中必多轉轉

忍

有宜勤者有宜閒者勤則嗜欲息閒則寤寐安勤則壅滯
行閒則機神暢勤則筋骸固閒則智慧生勤則德業成閒
則性天復九月下同

已往留不住未來提不前所欲求不來所懼避不過亦
何苦不閒

余早自謂于志道無愧謬甚必于日用言動皆不知不覺
常作道當如何想方當得志道二字否則勉強倚就如依
富屋檐下冬不滲夏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會易晝夜隱與會合故晝宜以易率
會使神明完固夜宜以會韜易使元氣渾淪十月下同

夜臥時覺神志間黝黑朦朧此正會來涵易時極為佳境

海爾錄 卷一

此時切不可提撥

用力過欲苦一而樂百

剛十一月下同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于欲謝氏曰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于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于萬物
之下皆可思

剛可以致寬靜安閒

余前時所以不能有進者皆是不剛之故算來除窮理外
一切皆當以剛為本不特力行宜用剛即存養亦非剛不
可

有天理處即是有人欲處宜嚴辨立斷

勿于處此境時企慕彼境恐處彼境時轉悔錯過此境禍福倚伏如塞翁失馬云云吏誠有之然君子持躬則惟于當下禍福之已至者宅之于理更不計較後此如何若預睠睠于倚禍伏福轉爲自取幢擾

已往者可歸之命未來者宜聽諸天其間位置正是無多然正綽有餘地

凡思慮返諸己則不馳

賈子曰天下大器也在天子所置之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竊謂吾人于己身亦然身亦大器也在吾之所置之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故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學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程明道曰不以天下

誨爾錄

卷一

五

萬物撓已

余常欲作善舉勞心疲想而卒困于無力昨宵忽思著天下善舉更無大于化人爲善欲化人爲善固貴先善己身以表率之尤貴取人之善以作勸之人己互益天下善舉更無踰此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十二月下旬

勿多言勿縱欲勿希冀福運勿逆億禍敗勿計較

既往不責余追補未來不責余預籌卽當下之責余勉行者亦非以天外難事勉強使余學習惟卽余性中所固有者所欲行者使之順而出之耳又並不屑屑繩汝且其安坦快適較余夙昔所行殊勝萬倍而余似竟爲難吏殊不

可解

甲申

常思以善言教人亦為驚外何不常思受人善言

二月下同

以慎獨為本以知命為使山以居處恭處誼時以格物窮理克己復禮處動時以思不出位為界限以思空內省為進步以毋欲速展器局以其言也切防洩耗

觸物起念似大賢亦與常人同惟大賢一起念即不知不

覺自流注善一邊去常人一起念即不知不覺自流注惡

一邊去則其所以異欲挽流注于惡之念以使之趨善此

間煞費功夫

三月下同

外兒不嫌柔內念不嫌剛接人不嫌柔持己不嫌剛受善

誨爾錄

卷一

五

不嫌柔改過不嫌剛

伐善施勞宜切戒

疾病求神不如求己于有病時求己不如于無病時求己

羞惡之良與有生俱來知古人設冠裳制婚姻皆出于吾

性之不得以已

更來吾智力自足以應之

此語未安然不禍求吾智力必得不作如此想

不足以避之福來更不待吾計較憧憧者奚為

四月下同

天之為我位置必較我自謀位置尤為妥當

常思我歷來所處位置似皆天竭意經營而得之其間隨

在皆有作成若不順承而善處之豈不錯過豈非辜負

羞惡之心儒家之韋馱也

理不能勝欲姑與之爭姑與之力爭切勿略放鬆

誠意之意似當專指善言誠如今俗言至誠不至誠之誠俗于事神有來意不誠之語二字義正同蓋事神者一意尙神謂之誠其或分于此或奪于彼則謂之不誠人至格致之後必有善意之萌所患者此分彼奪耳若能一意于此善持之力行之果如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是則爲意誠矣此說甚粗淺然自思恰似有味矣質問五月下同

意者枝條心者其本意有萬心止一今愚夫愚婦有一念之善終身不變者此一意之誠也至其它事又不盡然是心不正也故必由一意之誠漸積漸多則心自漸正心既誨爾錄卷一

三

正則所發之意自無不誠矣民無恆產則喜思亂士無實得則好語怪無居安資深之樂故也八月下同

何吏高求突索但去眼前之惡行眼前之善自有實受用

三字銘韋

佩韋緘口海下百之義緘之義海川之義

以志帥氣極難凡克伐怨欲及一切念慮之不能忍不能誠皆志不帥氣之故救之之道論語四勿字大學一毋字九月下同

么念之熾常自覺勢不可遏然苟絕之其燄亦頓熄總視我之決與不決耳

永感之後求稍可自盡者思得五吏一保惜身命弗貽冥
憂二檢省言行無致玷辱三範睦戚屬使親而又四勤儉
作家使免飢寒五因時勤學使可羃揚

十月下同

余性既急又好程功所以弊不得除今惟有于今日事了
將明日所爲之事絕不去想起其界限視作銅牆鐵壁一
般方好

于一動念時卽衡諸理則不期靜而自靜若勉強求靜而
絕其念則始而抑鬱繼而躁擾靜必不能而心疾作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有一生之位有數十年數年之
位有一年六月一日之位有一時一刻之位

名易招人妒功易致人嫉不求名之名不爭功之功則妒

誨爾錄

卷一

三

之嫉之者且愈隱愈險苟有微隙攻者環起矣吁危哉
思善治則須居官而得君思善俗則須家食之可守思著
述則須清閒而無病惟思學聖賢則無境不可何便宜如
之其念則誠而無欺

家務須于在家時思之在家時不可滑過在外時不必繫

念十一月

孟敏墜甑不顧可師

十二月下同

吏須從理上作言須從理上說念須從理上想

不能將作吏循理合一最可患

常存一不敢自縱意最有味

昨過施席

地名全席在省垣眾安橋

因思施爲岳死豈岳所及知然則

果能力行眞積則茫茫世宙中知己正復何限甚且有欲
爲我死者豈待自暴哉故曰冰炭不言

乙卯

某云竊觀自堯舜以迄孔子皆常有欲然自引過意至孟
子此意殊罕見泊乎宋儒尤甚唯其無過所以無聖人偉
謂此言誠然然宋儒亦決非自是者推原其故自堯舜迄
孔子皆從衷理上學而心則聽其自歸于一故常自覺有
疎處觀子貢歎性道不可得聞仲弓不知其仁可見宋儒
則入手卽從心上著力故早覺無過而于衷理則往往有
不適用處

二月
應敏叁方伯云曾親見曾文正公作衷必先拚一死偉謂

誨爾錄

卷一

三

寒士自立亦須常存此意于中方能立住脚跟

三月下同

余于念慮起處卽宜以義以方外治之如此亦似有益于
敬以直內

應物不可有我造道不可無我凡一應衷理皆須以我之
性情順安爲主然後再求諸古人其間或合或不合或有
合有不合乃咨商明辨之其歸宿則仍以我之性情順安
爲主

人固當自知所短亦正宜自知所長余生平放于忠信恕
三字略得分豪試自思半生得力處何一不倚賴此余之
短在心急在多言在欲自見試自思喫虧處何一不由于

此

處富貴如處寒素是能有爲人處貧窘如處富貴亦是能
有爲人能用人能容人四月下同
余但當謹守言行亦兼及衷功于性命等字且置之高閣
下學而上達而字須仔細體認朱子著但知自然四字甚
好
遵道而行雖敗亦安違道妄作雖成亦不安况遵道而成
者固至多乎尔又何苦不爲

孔門之學由萬殊以及一本後儒之學往往由一本以及
萬殊五月下同

庸人不可爲欲不爲庸人又須從庸人起步庸臣必不可

海爾錄

卷一

三

爲欲不爲庸臣又須從庸臣起步
凡講學自聖人至庸人欲其階級相連延不欲其徑途相
殊異

噫疾屢問醫生無經治者細求其故似皆气升火動所致
疾作必于清晨易气上行時也尤多在早粥後粥能助气
上揚也早粥後片時不作卽此日不復作气盛已過後此
將漸走入舍分也多說話多讀書作動气卽動火也多爲
勞吏亦然多構思亦然食五葷辛粹等物作動火也食豬
頭鷲等肉無害肉物走血分也夜不得寐作神不寧卽動
火也午睡後常愈否則夜睡愈睡則意淨而火息也有大
敬吏立愈敬則神斂而气下也今擬一方用藥四曰容肅

气下神斂意淨

循禮則容肅抑志則气下室欲則神斂安命則意淨

常思夷須待其來始應則胸中自閒淨夷至循理應之數

卽閣過則胸中自閒淨

八月下同

季文子三思後行彼皆是從夷理上思但太過耳故夫子

曰再斯可矣若尔之憧憧擾擾何嘗是因夷思理但爲意

必固我所役耳不得混自視爲三思也

有福祿人必寬容尔殊可憂

粗雜陋俗此中大有佳處

先夷多預擬臨夷轉艸率此最是尔之病

今日爲學惟力求清夜可對七十二子不可有希冀四庶

誨爾錄

卷一

三

之意若一存此意則必漸漸走入談性命勤著述路上去

恐于夷變之來義當斡旋或顧慮身後聲名反致回惑

不前

談性命勤著述二者殊于躬行有礙凡講此者何嘗云放

鬆躬行但旣于此邊重則那邊不能不輕故其所謂躬行

者往往多硬守一死腔殼而于修參治平之經緯反欠細

心參究而欲以迂鈍之死規模強措諸家國天下有不價

夷者哉

學最忌二凡專務下學以循循焉自然上達者則胸中于

上下二者必不二若入手便好精敏知不可廢夷功而兼

及之或並營或分軒輊則胸中于上下二者必二此其人

必自知之但不肯虛衷剔抉豕致渾渾硬把持強承任耳
更須由我區處我豈可爲吏擾亂九月下同
從敬字著力恐有懸空執持之弊不如從約禮著力爲穩
復禮固必須先克已然克已不復禮已亦克不勝克
以極不中庸之心力學肯中庸以極肯中庸之功夫作到
不中庸學術治術一也

先難後獲兼可藥性急之病

能寬則讀書構思意緒自然開豁能寬則接人處事自能
少過能寬則神志舒展應事自少遺忘能寬則夜間自能
熟寐能寬則于養病爲尤宜急則反是

學苟日日實踐自不敢菲薄古人

誨爾錄

卷一

五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必兼狷狷必兼狂特不
能無偏勝耳蓋天道不外舍易剛柔之道不外有爲有守
就其均濟者言則曰中行就其偏勝者言則曰狂狷舍狷
言狂則爲誕妄舍狂言狷則爲鄙陋舍狂狷言中行上則
爲謹學之村老下則入于鄉愿矣

顏淵約禮但實踐一庸字

夜間思慮苟不依道卽不得寐自是進境然甚是壞境所
謂失其故步匍匐而歸也此時也

不忍與道離不能與道一是學中最苦之境不知此關何
口得透

今日始知意必固我之害較克伐怨欲爲尤甚克伐怨欲
害顯而易見意必固我害微而難決一有不除冬不能循
道而行言無獨善自善之效亦難言其文者之罪高乎
意必固我不除則克伐怨欲亦必因緣盤窟有不能立驅
之執

意必固我朱注以循環說是舉其一端細省之各不相蒙
者正多如課徒預期其何日可卒業此必之不由于意者
也更幸順應無誤而何中不免留戀念著此固之不由于
必者也至于意我則崛起者尤多故爲尔打疊下手功夫
正須逐件分頭剔抉

作時文者最苦眼高手疎爲學亦然嘗讀貧而無諂及衣

誨爾錄

卷一

敝緇袍及克伐怨欲不行及兩一貫等章竊歎聖門諸先
生之福諸先生雖日親至聖然所知皆不遽及高遠而所
行則必極其熟逾既熟之後則一決之而沛然莫禦矣此
孟子所謂行科後進也故其學漸而有獲有優游自得之
致無艱脆不安之情至于尔則聚聖賢所言所行一滾希
冀不復區別高遠卑邇一叁下手甚則勉循卑邇而實則
重注高遠躡等銳進諸弊叢生所以愈操愈生愈卽愈離
後雖自知改悔然所願學者尙嫌未極卑邇所以有艱脆
不安之情無優游自得之致亦猶作時文者之眼高手疎
也

勿羨人能參性命尔須守言行勿羨人能造精微尔須守

卑近勿羨人能爲希聖希天功夫尔須學七十子之尤淺者

聞劍客治劍苟觸之必一縱以洩其气然後乃可收伏治思慮則不然當偶有所觸亦似故一縱之收伏較易然其後必思復縱是終身無收伏之期矣

十月下旬

爲學須外行平庸內立厓岸內無厓岸不能堅一己之守道外不平庸不能率眾人偕之大道

尔既苦不寬徐又苦不剛茲思得一克治之方曰必剛乃能寬徐

克伐怨欲之纏繞尔視爲有力爲難去彼愈有力愈難去尔視爲無力爲易去彼自一些無力自極易去

誨爾錄

卷一

七

尔患心疾時苦不能淨養常自誓此疾苟愈便當如何如何以爲何等勇決何等快慰今幸而心疾奪體鼻疾亦有轉機是天之待尔已大旱乃仍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將何以仰視彼蒼者乎

學識不能不隨時變遷反覆今日之所是明日或以爲非明日之所非後日或又以爲是故有所見不能不記之以備忘既記矣苟遇良友當急出就正然正須悉心察量苟非其人萬萬勿輕示恐橫遭掄揚引動好名之心并致擡高自家身分也

十一月下旬

中庸于文之著上著一惡字取可思須知此實有本之文卽德輝所發越者古人尙然

尔平素頗善処毀不善処譽宜自知

獨善其身兼善天下其理一貫其學相資其分位萬萬不得越犯

後世爲道學者非儼然昂然則矯而爲偃然儂然尔素非之良是然須知彼亦有好処旣樹藩籬自易立住腳跟若尔從庸字入手極易滑腳須倍加警省功夫方得

存養莫善于居処恭省察莫善于執衷敬博施溇眾莫善于與人忠

爲學莫難于安頓無衷時尔初時用主敬則始而懸空執著繼且馳疏不安後乃用約禮則始而騰空尋覓繼且手足無措得夫子居処恭語真乃萬分恰好

誨爾錄

卷一

五

約禮是于無衷時多一衷主敬是于無衷時多一心恭字正恰好

顏子約禮是舉大端說是大概說是以有衷時包無衷時說

処獨善其身時亦正有許多及人衷業但須潛須隱使暗暗轉移風气磨礪習俗而人不及覺若一涉張揚恐大非于獨善其身時爲及人衷宜弗求遠大弟當使見聞者有可感情理其感者急勸之掖之其不感者聽之苟非大背于義且勿絕之勿求速俟其自化不化者聽之苟非大背于義且勿絕之勿立厓岸彼視我爲道學或退然沮矣彼視我爲猶夫庸人庶或羣然从矣

非粗學不大非雜見不擴非陋功不切非俗行不實合粗雜陋俗乃成得一庸字

粗莫粗于周官雜莫雜于易經陋莫陋于論語俗莫俗于今文尙書其它諸經亦不外此

粗雜陋俗之說亦自知駭聽且亦未敢自信然實從諸經上得來并恐非此不能見大中至正之理故姑記之以俟它年覆參

中庸戒慎恐懼是說用心當余並非制心之謂朱注常存敬畏三句是正解文義所以二句是推言功效謂能如是則天理之本然自由此存耳所以存在此所以使之不離亦在此存字使字須善會不可于戒慎恐懼上再求存之使之之功夫余誤會此二句豕思以心制心以致心疾是乃自入荆棘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子思已說到窮牆極壁不可再求進步若更欲求進必入以心制心上去

爲學須闡然立名目務張揚取忌季世尤甚

志不帥氣最是恨更須是剛

夜卧須以舒布爲主而以恭肅輔之

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本字可翫說文本下曰本

故其字从

木从丁隸變乃連其中直猶拜从兩手丁隸變連其直于偏旁也謂木之近土処叁治平

其枝條也格致誠正其根也枝條發源于此根亦總匯于此

此其平治叁之發源于脩身義本大明若格致誠正則經

後儒詮解往往若自爲一吏者然豈徒學者無限心力功
夫竊謂身之所以不脩者以心不專注在脩身之故故脩
身必先正心心之所以不正者以不酷好脩身之故酷好
者意也故正心必先誠意意之所以不誠者以不真知脩
身之爲美故故誠意必先致知知不可虛致也故必卽身
所接之物而格之格猶格式之格卽則也禮言有物而行
有格也鄭注舊
法從性順推則爲物則以學反之則爲則物其字死字活
用言究明物之格也朱注訓至意是而文義稍欠
所以來致知在至物之識學忌索
虛知必須實麗于物故此句特著一在字能卽身所接之
物而格之乃爲真知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真知脩身之爲
美則酷好之意自起故曰致知而后意誠既有酷好脩身

海爾錄

卷一

四

之意則一動一靜心自專注在脩身上故曰意誠而后心
正如此則身自無不脩而塗治平可馴致矣如此解則心
力功夫歸并合一可省許多支節按之論語全部亦似印
合姑記之以俟異日再參

須時時不忘庸人真面目則一切異同門戶之見自無由
生

欲討古聖人真消息須從庸人上著思力聖人者一實踐
至庸之人而無一豪偏者也必以此意治經始四通八達
而不窒必以此意作吏始橫鋪直豎而無弊

未有書籍以前聖賢只從庸人真性情上討出者道理來
後乃擇其至當者筆之于書以免後人憑空探索之勞更

迭積漸豢成羣經參以史鑑及它嘉言懿行則庸人之真面目纖悉覈備故讀書是取便宜矣

有庸人極易犯之不善必庸人隱衷所極惡者去所惡而庸人之真得矣有庸人極不能爲之善必庸人隱衷所極好者踐所好而庸人之真得矣其好非所好惡非所惡者乃庸人太過不及之偏知所偏而庸人之真得矣

庸人真面目于何求之于聖賢書上求聖賢庸人也于我身上求我庸人也于天下人人情上求天下人庸人也于太過不及之人之所以致偏處求太過不及之人亦庸人也故凡庸人也堯舜孔子庸人也巢許楊墨庸人也桀紂蹠躡庸人也叩其兩端而執其中而庸人之真面目纖

誨爾錄

卷一

四

悉無遺矣

夜臥最宜居處恭若窮理則非其時于念動處以義方之便止

余又高求遠索矣亟宜以陋字救之

爲學務須平心易氣以求其是勿依坳以求名勿凌駕以求高務使可質天可質凡民可質古人可質來者可質我敬以直內是制外以養中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則仁自存也義以方外是養中以制外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然二者亦互爲其根

後世之學離治心治身爲兩衷孔門之學合治心治身爲一衷後世之學離爲儒爲吏爲兩途孔門之學合爲儒爲

吏爲一途後世之學離道學庸人爲兩類孔門之學合聖

賢庸人爲一類

十二月下同

敬之得力在內其致力恰在外義之得力在外其致力恰在內告子外義是離理于心後儒內敬轉離心于身

心自不離身理自不離心必待幹補攏合是已二之矣孔門之學似不如是當察其所以受病處

守先待後尙是學中弟二義下學立志唯爲己二字而已
余于那一邊且一應闕過

子言尻處恭執吏敬與人忠恭字得力執吏與人愈得力敬忠字得力尻處愈得力

學須以庸人爲主此輩林林總總紛紛紜紜自唐虞至今
誨爾錄 卷一 聖

未嘗有異其敬異者則習染耳但辨其習染而復合千萬人太過不及之分數而互較之則庸人之眞出則中出則治術出則學術出則聖人出孔子爲萬世師全乎庸人而已

余仁守尤劣于知及存養尤劣于力行故尻處恭執吏敬義以方外是余最要之藥其樞紐則尤在厓岸清楚

于念慮初動處卽思義以方外則憧擾自息

戲子登場其言笑舉動不慮偶露故常者以厓岸清楚故也以是爲師最易得力

義有素明更無預擬

余自謂心急由于程功固然然此猶受病小處其大處則

在我

丙戌

尔所以思慮紛擾心气勞耗者皆不能循義之故義最有節而嚴

二月下同

寡言以養肺則气充過慾以養腎則精足辨惑寡好以養心則神優調適筋骸以養肝則血裕節飲食以養脾則四藏皆得所蔭

敬義夾持四字苟得些子到手真有異常之味四字作成一君子思不出其位

淨處時禮內而義外義衛禮以立也作更時義內而禮外禮輔義而行也

三月下同

誨爾錄

卷一

聖

當游思時幸能覺悟切勿陡然將心提掇最易致病惟徐卽其思之所在而宅之于理則心亦自定矣

明道先生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今日始悟從前心疾皆緣誤于以敬直內

子視聽言動件件皆敬而其內自直是謂敬以直內故程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不能于視聽言動件件皆敬而唯強援一敬以制其心是謂以敬直內故敬以直內功夫不能外于小學

敬以直內敬字卽尻處恭恭字敬恭字敝文本通

近始思得亦韓所說知行並重不誤余前云知一邊宜略放輕行一邊宜加重自是矯枉過正

四月下同

人心不能無思就中有大者有小者有近者有遠者有無益者有有損者大者近者宜思小者遠者不必思况無益者乎况有損者乎

但得敬字到手則此後步步得地矣然大難

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最可思

玩物喪志與格物致知最宜明辨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簞瓢陋巷亦是不與

曰不與曰格致曰懲窒辨曰思不出位曰敬曰義

晝夜者死生之象也晝卽至伸之神夜卽反歸之鬼是以晝以行道夜以安身故竊謂夜間觀息似未爲不是夜間竟辟作死過想不思一事似未爲不是所不可無者則尻

誨爾錄

卷一

四

必恭三字若有動念則格致之以歸于義以方外而止

近思

五月下同

動時與道相依靜時與道相依此最有韵味能常常如此自必心廣體胖不寐之疾亦無不愈然此境正不易到

小人多見得一分世故人情于應務決幾多得一分狡猾

君子多見得一分世故人情于應務決幾多得一分平恕

人生苟有所動異時必于意念間來朝于動時循理則來

朝時見衷卽見理便自覺有靜穆氣象于動時气用事則

來朝時見衷不見理便覺紛紛擾擾不休矣

六月下同

余子出館之日夜間多不得寐蓋心爲气动也若能出門

如見大賓想必可無此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平守常惺惺是直提平守難見功而可久且無病直提易見效然難久且必致病主敬亦是平守而較戒慎恐懼尤爲和夷靜泰故朱子謂戒慎恐懼尙壓得太重

上有與此條相反者擬刪彼存此

預存一或致放失隱微之心便是戒慎恐懼

七月下同

絕邪念如禽猾賊禽時極易猾手禽住何等快心然著力須在初萌時初萌時得手則其勢自漸殺若使得稍一蔓延雖繼此勉強截定其勢正未殺也

席不正不坐是聖人示人善檢攝心処

君子謀道不謀食正與力民代食爲貧而仕等語互相足孟子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也謀字宜突看有專致之

誨爾錄

卷一

星

功有必得之願所以生出末句憂字來若泥爲君子不作家計將竟作餒鬼乎抑倚累親友乎恐決非夫子意

八月下同

夜者大本所涵之処畫者達道所行之地

人欲至見爲隱敝已著痕迹不能純淨了故君子又于其先著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篇末正發明此意

九月下同

一日之中常常從理上思常常從理上動常常從理上言何等大快活乃養之而不能卽卽之而不能久奈何

人卽有不是余何必輕動余怒

十月下同

書室楹聯 以漢學爲宋學視今人如古人

業已因惑生夢切勿因夢生惑

克伐怨欲之發念分初盛衰三候初候克去甚省力盛候

克去甚著力至衰候克之雖似不甚費力然後必復熾恐終不能得力

勿預憂難副他日地位且安排善處今日地位

平旦之氣乃素來面目發見處所其發亦隨旦晝所爲爲進退而常差遲故下達之人其天良之枯亡未盡者必于此時發之迨枯亡日甚一日天良亦日斂一日積之又久則昏然而已上達之人其渣滓之消融未盡者亦必于此時發之迨消融日進一日渣滓亦日斂一日積之又久而瑩然而已孟子但就枯亡者言耳夢亦然辟之提鐙顧影上山影雖隨身漸上而常見在身下下山影雖隨身漸下而常見在身上

論平旦之氣恐誤俟再參

誨爾錄

卷一

巽

窒欲當如迅雷擊物一下便了若優柔寡斷終不湮事

思慮能循理行事尙未必能循理思慮不循理行事豈能循理然亦互爲其根

前所記似誤

檢身以登場戲子爲法則不至滑過立志以苦修和尙爲法則不至放鬆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君子之謙君子之貪也不貪者必不能謙

敬以直內直內是效驗不是功夫敬須歸先難直內須歸後獲如此自不滑入以敬直內一邊

十一月

今日方知欲誠正不能不由格致能格致自可以致誠正

十二月下同

窮理主敬竟似鶻鰈一般不但當合實亦萬不能分
中庸云道不可須臾離又云君子遵道而行取有味

飢道便合食寒道便合衣右脇痛道便合寢左而卧左臂
創道便合倚右而坐推之吏吏物物皆然是道也者乃取
平易最快活取便宜之途而顧以爲不平易不快活不便
宜者蔽于習染而未之知耳苟真知之雖自爲窮私極欲
之謀亦無能捨此

余之多所苦者以前此不能遵道耳使前此早能遵道必
無今日之苦使今日不遵道後日之苦必更有甚于是者
于吏患其私于道患其公直須看得有自私自利一般光
景方好孔子曰是吾憂也曰何有於我哉曰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教人也曰古之學者爲己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初讀之語氣似極渾涵細求之覺字裏
行間直有血痕其顏子之欲罷不能曾子日省章之三而
不乎子路之唯恐有聞子貢之不可得聞亦然

緝熙緝字乃它人指目之辭若當局存此心其害殊不細
余前誤正坐此

今人有誤不妨隱之以其無甚關係也

若有關係者亦不得如此夫子所以

有恂恂便昔人有誤必明辨之以所關者大也切不可有

便之不同意回護若果係我誤我亦並不掩飾聽千秋公評而已此

乃是青天白日下作事豈非直道且于古人大體仍屬無
損而古人所不及自改正者吾爲改正之推古人公心亦

當大快又何所用其回護但不可無慎之又慎心尤不可
有爭勝古人心

誨爾錄

卷一

吳

誨爾錄終卷一用其回護則不可無慎之又慎心尤不可

諸暨陳大偉

丁亥

凡作吏思吏到天理盡處越一分即是人欲二月下同

干講實萬思慮總不如行得一分到手為實落胃亦與不

尔常謂為學須常常有閒的意思誠是然閒亦不能強致

唯常常循理過欲則自閒矣

雖應言之言于肩齒時亦略忍一忍取有益孔子云其言

也訥蓋如此三月下同

吏與理萬分不開思吏不知循理試問更思甚吏

思吏固須循理尤必須是當下實有之吏若騰空設擬雖

誨爾錄

卷二

思得色色循理然更既無著理更安附徒自擾擾耳此病

尔最易犯

苦苦三十餘年今日始見得格物致知確為進學門戶

能格致則胸中自不為叟物所沾滯

程子謂聖賢必不患心疾恰不申明所以尔向謂偏于行

一邊則心自不勞今始知不然不能格致雖勇于力行亦

是強取力討于心轉多不舒且亦終不滄更然行亦萬不

可放輕須並進交資方得

格致不是憑空探索取是實實的

凡利遇不當得而辭之不繫念當得而失之不能不繫念

當出而出不繫念不當出而出之不能不繫念至此方覺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二語有味其尤妙在緊接君子去
仁云云

寬與剛若相反而實相溢非剛無以成寬非寬剛亦無下
手處

敬寬
剛敬

以謙和柔謹之見溢兀傲狠愎之實講學家往往蹈之亦
宜切戒四月下同

夫子溫良恭儉讓是何等徹內徹外氣象一安養而一
遵道而行即率性而行亦即任情而行初特苦于氣稟物
欲之隔今誠反之是直逃魑魅而遇親母也

海爾錄 卷一

二

過欲宜煞手著力若平常戒慎恐懼戰兢臨履則不宜太
著力然此處甚難言

聖人言仁義留一分禍福以處天道言尊仁安義留一分
趨福避禍以處眾人故其道大中至正而近人百姓日用
而以為愜而異端簧惑之說乃無間以生自後儒斤斤焉
欲弁禍福于仁義弁之不能而人已視為畏途讀周易周
禮一書竊歎百家之能簧惑人皆為儒道者之不近人致
之也

昔時因民制道故道與民一民皆便安而無道外之民後
世以道制民故民與道二道愈高妙而漸有民外之道
欲愚夫愚婦皆歸吾道中須吾先設身于愚夫婦中

人清大同處雖百世之後四極之外不難逆觀其小不同處雖萬有可必之事亦竟有出人意外者不知有大同妄也不知有小不同固也

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反是以思則掠人之善以爲己善其辜不爲小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以直內鐵板注腳如此自不走入以敬直內上去

主敬有二弊一提掇一強求接續尔前此壞事正由于此閏四月下同

敬言動難敬思慮尤不易思慮不敬則必不能慎一切流念之紛擾貪屑皆由此作

誨爾錄

卷二

三

敬自不必提掇敬自不必強求接續但此境可望不可卽奈何

庸人孔子也孔子曾諸一庸人散諸萬楊墨佛老皆苦于不能庸

夷衷從庸人至中至正之心坎上立腳而持之以敬

淫婦或發其覆必羞恚撒潑此卽性善發見處乃知其前此所爲只苦于志不帥气吁危哉

明日雖有天樣大叟自有吾明日之聰明材力在自有吾明日虛衷博訪平心窠處之學術在皆不必預憂取可憂者今日滑過則此生此日不復來耳

心往矣問格致亦偕往否身往矣問敬亦偕往否

俗言寡婦心腸毒蓋不毒卽不能自制其念余制一切么
念正宜自與毒手類

慎幾

五月下同

欲念明知當絕而若有戀戀不能釋者此人禽關也忿念
明知當絕而若有憤憤不能平者此生死關也好名念明
知當絕而若有怦怦不能禁者此聖狂關也

靜坐中三更動念時曰格致曰懲窒二者皆息則惟有恭
肅而已六月下同

無吏時著一敬字恐太著力有提掇其心之弊不如恭字
爲穩恭字著身一邊而心自不馳

談理不窮經固爲害吏然須知窮經亦極易外馳乃不偏
者甚勉此得友之所以難也

誨爾錄

卷二

四

一動卽照管到當止處一言卽照管到當默處一思卽照
管到當息處

欲動覺體重欲言覺脣重欲思覺念重學庶漸得手矣
學須到庸眾敬而親賢者敬而畏若庸眾敬而不親賢者
敬而不畏有一焉猶未也欲造此非由平實不可

容所以滲怨之窮

余初惟知恕字後又繼以忍字今始知恕固有推不去處
忍亦難久惟容字取好

容固所以滲恕然正須先用恕字必至萬推不去處方用

容字若與人相接不先爲身體一番便概以容字渾了之
弊亦不小

刻苦 七月下同

人生當思慮更本不多營營擾擾皆可消者耳

苟致力躬行常見古人多可師少可駁夷惠尹同聖微箕
比同仁其不同處正其獨到處也若後學流失自是後學
之過不宜追咎昔賢

座右銘 ○ 一靜卽存道之所一動卽行道之地

書布銘 ○ 讀書不必多惟求明理作字不必速惟求不苟
行文不必工惟求有用

鏡銘 ○ 勿見人非且思己非勿見己是且思人是

誨爾錄

卷二

五

檣楚銘 ○ 勿專責人而忘責己

客座銘 ○ 韋絨海

牀銘 ○ 不愧屋漏

夷與道本一也自世人爲之則以爲作夷自君子爲之則
以爲行道以爲作夷則回憶時皆見夷以爲行道則回憶
時皆見道回憶時皆見夷則心常常爲夷擾回憶時皆見
道則心漸漸與道一矣

非蹈道雖富貴如願譽望如願亦不愜心能蹈道雖貧賤

落寞亦愜心 八月下同

余病由于不暘不樂欲暘而樂須無懊懷欲無懊懷須是
制私嚴循道謹

身與道一時便覺萬慮俱靜莫名快適方知樂以忘憂聖人不吾欺也惜此境不能久奈何

九月下同

身與道一時之萬慮俱靜與屏絕念頭以爲靜者有虛實真僞之辨有能動不能動之別有有把握無把握之分制△目五色名利怨惑循道目三謹言慎行居敬

攬外夷與格物極易混凡格物不切己者卽是攬外夷物已格而沾沾不捨者卽是攬外夷

十月下同

格物所以植義內之本無益義內卽是攬外夷
余以造物所賦極有用之心思極可仗之乞妄費于貧賸鄙猥之中此較富家子浪擲財帛以壞祖宗家業者擧加百倍

海爾錄

卷一

六

言漢學而沾沾鄙宋學者必自潰防檢者也言宋學而沾沾毀漢學者必自慚空疎者也二者之可恥甚于穿窬怒欲發消得去△欲起截得定言欲吐忍得住是謂健者于非意之來鍊量于艱窘之遭鍊守

天空地濶之中吾安處焉前不留後不預遂不見有一吏可思此靜中極樂境界也惜不能常貞奈何

將心與身漸漸與道貼定則一切煩擾之思自不作

欲心靜總須下義內功夫義內生靜靜生仁

此論下手功夫若論體則

義亦生于仁但不于義內下功夫則非濬卽擾而仁亦不見

蘇念題以爲濬者亦濬也

造物生人其所賦理若氣本自與萬夷萬物通此義之源也眾人不足求則外賢者求之則內

孟子操則存四語疑之近二十年矣今始釋然但操字極易誤會然亦無以易

孟子引孔子曰操則存操之一字煞有義內功夫在若認作空空寂守大謬

愚人無思無慮義外也故不能作一吏至人何思何慮義內也故可以應萬變

言經學而破碎文義拘執名物誠爲害事然竟謂古人制度禮器于今無用不必討論者亦恐未是譬之木工旣不得親承前工師面命則必卽其所造舊屋窺厥結構巧妙窺得之則雖改門換堂自與前工師意旨不合而今若全不理會古人制度禮器則所高談深論恐終屬任肌縱

誨爾錄

卷一

七

多暗合其循規錯矩而不自知者亦必不免甚且貽誤家國天下而猶不以爲非可勝歎哉而意旨不合而合者甚古人制度禮器誠有萬不可行于今時者然須知元黃剖判自草昧以至今日其所遞變皆須由漸而來卽其不可行處正可煞下精義功夫知此則更無推不去聖人百世可知者以此若其樞要處則萬古不易

易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有爽快快適還其素毫無撓曲意方如木工用矩圓長階殺百變而不失方體若竟作臯人荷枷一樣則窒礙多矣然其義內也夫亦甚難

戰兢臨履到那地位則此等情意覺出于不能自己未到時竟不能依坳摹倣第樸實頭從躬行上去則此境自必

到然未到時亦不可不常常念著

前曾謂行一邊宜略加重知一邊宜略放輕亡友周亦韓見之不以爲然謂知行斷宜並進偉頗末之信今始知亦韓不誤知一邊放輕行一邊便不能加重

十一月下同

一思慮便格致一言動便敬

未到手宜用一奮字已到手宜用一篤字

一動必敬不動亦敬一思必慎不思亦慎

以靜心觀之常常見眼前有絕好境界乃竟以憧擾錯過

豈不可惜

十二月下同

克伐怨欲退聽意必固我不萌此是何等境界惜乎不爲我有

海爾錄

卷二

八

勿以杯水車薪自阻第杯杯相繼水漸得力杯亦漸廓大矣

遏欲有五候曰將萌曰已萌曰漸蔓曰正熾曰自衰遏之愈早愈妙遏于將萌最爲有味再求進步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矣

戊子

敬則自能不忘不敬則必多遺忘

五月下同

非敬則無以衛仁非仁則無以四達不悖

仁本尔所自有爲氣習所昏蔽而失之今但當埽除一切緩緩存養之則仁當自復仁復乃可以四達不悖

欲埽除一切氣習以復本有之仁決非敬不可不敬則彼

既掃除不去此亦存養不住

仁至發用著于吏迹則爲四德之一若論其所存則淳漾
渾涵包含萬理不可以一德名此仁之本體也

六月下同

仁不可攫取但從事于主敬集義自覺漸有所見

仁幸溥有所存一毫必欲卽足擾亂使歸烏有夫子所以
言克己復禮爲仁

甲辰夜獲三戒一凡與人言于余稍有所長之事雖憑空
議論亦煞宜留心恐迹鄰自炫一覲面稱人長極須斟酌
恐人疑爲揶揄一人或諷刺余輕侮余宜容之聽之若以
機鋒相應是自棄也

與人言于退遜光潔中仍是開心見誠大非易事

誨爾錄

卷二

九

常思行道得吾與傳道得吾徒不如常思學道得吾師

與人言雖遭輕蔑亦不可自謙太過

與人言固宜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然不可隨凡圓通遷就
皆隨也度不可進言默焉而已

余既有者些精神智慮豈能不用不用子格物窮理必滑
入攬外吏及諸憧擾

七月下同

胸中常常翫味淫書必自然多淫行胸中常常翫味空語
等書必自然多誕語然則胸中常常翫味聖賢書其所言
所行亦必自然漸向那路上去豈待強攬力討哉

治經于名物字句上難解之處全不求解又不妄解之又
不免心爲所役走入玩物喪志上去不知此關如何打破

誠正脩須隨時隨地常常以格致溚之則神明方流暢若一味苦苦學仁守必艱脆不安且亦易失余前時正坐此先時預作衷時過補作衷皆是余之病譬之年未成童遽配室家壽逾周甲尙學拳勇其傷害必多矣試思衷莫大于祭古人先時不祭況其他乎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偉爲之續一語曰人之益在好爲人弟子

富貴科第令聞廣譽詎能益我豪末哉乃以彼擾此豈非可笑

妄念正蔓正熾幸而覺悟卽陡然硬截亦似近乎克已然全用不著且亦必不能勝爲異端則能之又易致疾須實窮其所

悔爾錄

卷一

十

以然而歸之于理乃有益大學云物格而后知至而主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如此

余前此之誤正誤于硬截妄念乃苦苦三十餘年竟無一人可以告語且惹得許多疾病幸能覺悟已疾病纏身而人且衰老矣冤哉

硬截妄念有七病根株不除勢必復發一病也晝雖屢發屢截而夜間夢寐必憧擾如故二病也屢絕屢發勢必繼以把持遂至胸中艱脆不安三病也至此則并居處恭執事敬亦將無從著手四病也艱脆漸久勢不能不稍縱之然便莫知所去鄉正呂成公所謂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五病也艱脆不安必成爲鬱結莫

知去鄉又轉爲懊懣二者相尋則疾病必生六病也如此雖好道甚切循道甚謹終是依宮牆宇下而不得其門七病也

一言以蔽之曰以窮理爲克已。此又一關鍵

以窮理爲克已仍須與居處恭執事敬兼勉並進

尔作吏必以了爲快否則即粘著胸中

如看書改課文皆是他事亦然試

問尔以循理爲重乎以作吏爲重乎以循理爲重雖千萬
吏叢積目前正當還其緩急先後自然之理不必屑屑顧
念然則尔所勞勞者乃畢竟是以作吏爲重也

以循理爲重則作吏之際皆所以循理以作吏爲重則循
理之心轉奪于作吏

誨爾錄

卷一

十一

家中種田遇大雨輒憂洪水忽思得農人苦無他吏可自
勉故不能不憂無益之天吏尔幸有可自勉則何不舍此
而憂彼乎

知有二般窮高極深之知可且閣置一邊若日用間沈潛
玩味之知則知乃行之符也至要至急

八月下同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誠意之實境實則致知之究境其
用力全在知上若徒于意上著力縱極堅忍終是依牆附
壁不能滲事

好道之心果真果堅則私欲亦漸自退聽卽有萌作克之
亦易爲力欲所好眞堅其著力須知行互滲

遵道而行最有味

一靜便恭一思便窮理一動便遵道

九月下同

勇夫輕生赴鬪與仁人損軀殉節其奮發之情一也至于臨刑則勇夫悔而仁人不悔一出于真情故終安一不出于真情故後必不安也推之他事皆然君子所以必窮理必循理者亦求適遂其真情而已

明辨不必留意之夷而立斷之此最是要著
道所以致人于極快適之途非以束人于拘苦之途曾子戰兢臨履亦正恐墜于不快適之途耳自人爲氣稟物欲所冢遂視道爲拘苦之途尔幸稍有覺悟而終覺欲即仍離者亦只是爲氣稟物欲所牽掣

昔人以躬行所得著之于經後人重于解經轉以躬行爲兼及之端其甚者更不可問自宋五子出始專以躬行爲

海爾錄

卷一

十一

夷此其功當不在禹下

夢不必繫著念不可放過但能無妄念亦自當無妄夢然當勉強時必不能遂達諸夢待漸近自然夢亦當漸就澄清矣

人生一言一動一念最難是義理用夷不血气用夷此亦不敢驟希自然但勉強使義理用夷不血气用夷已是大難

血气用夷血气恰不順必義理用夷血气乃順
初時若拘苦然非此則終不順是何也稟受之時義理血气本同一源自有形上形下之分其流豈至兩相爲敵然血气亦終不能竟離其源

故必以學力反合諸義理然後怡然大順學力無他習之而已矣

爲學總須拿定人情據人情以窮理性命則不惑據人情以達禮政刑則不歧誠明得盡踏得實可以爲輔相可以爲督撫可以爲牧令及雜職可以士可以農可以工商末技上可以見三皇五帝下可以待千秋萬世

得人情最難其真偽常參互糾紛須精爲案體嚴爲剔抉強身就道十月

不知命必不能處義能安命又須盡義所當爲十一月

一動必遵道而行一念必窮理所在不動不念必恭

今日方知君子謀道不謀食語之有味

誨爾錄

卷二

三

謀道不謀食是鞭逼著裏語是指用心處語是用功時斬斷一切葛藤語

謀道不謀食與勤儉作家自不相妨然不爲所奪者匙矣
尔常苦多思然仔細想來當思之夷不多常苦多言然仔細想來當言之夷不多不知懂懂聒聒奚爲者

一舉念卽思此思當思否則思自寡一啟齒卽思此言當言否則言自寡

凡解經因證據生義理必入支離講義理不顧證據必至武斷唯以義理爲主而佐之以證據勤以攷之精以辨之虛心以吹求之其不能知者姑闕之庶其寡失乎

今日始知敬止上加緝熙二字之妙不緝熙敬止直無處

下手此大學所以謂之明德學者所以當明明德其大要
總在克己

三戒今日學者每視爲不屑道及然欲根株除盡恐甚非
易叟夫子屬之君子君子尚然况下此者乎克伐怨欲尚
不離此至意必固我始異其境界耳

靜時不在道中則動時必妄爲動時不在道中靜時卽欲
收攝亦須著力提掇故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十二月

謀道不謀食者斷不可不勤于職業儉于費用

物累自外入欲累自內出祛物累兼資析義工夫祛欲累
必用克己工夫其間尤多互相牽引則宜濟以明辨工夫

誨爾錄

卷二

十四

然總須以剛字斷之

知止後節節工夫皆須夾著行在內慮朱子訓處更精詳
則明知行合說矣若但爲思慮之慮則當在知止前得卽行
道有得之得朱子訓得其所止謂止實爲我所得非第空
空悟得也蓋知止卽知至其地位未到誠意斯時物自外
奪欲自內潰者多矣然旣眞見得誠知行煞手夾用功夫
之則外物漸不能奪內欲漸不能潰是之謂有定然奪者
尙思奪潰者尙思潰紛紛者固未息也但此心硬把得住不
爲所搖撼耳有字是著力字是子屢自此又知行夾用功
久之然後思奪者漸退聽思潰者漸平伏矣是之爲靜然
須時時用力操持也又知行夾用功夫之然後漸覺習得

熟行得便不自覺費力矣是之謂安然尙未至純任自然也又積而久之然後能慮蓋定靜安只是個循途守轍至此則漸由曲誠形著向明動變化去矣由是而得則明新至善皆具于吾身矣下節云事有終始明新至善豈以空

空知得便終乎

余前此但知用力絕欲累今始知衷累正復不少然絕衷累又不是屏去一切唯日日作衷不爲所累乃爲絕衷累欲尔管照天下後世曰不能可也欲尔管照一省一府一縣曰不能可也欲尔管照一家曰不能猶可強爲之說也欲尔管照己之一身豈亦得曰未能乎

一事之動一息之間不在道中卽爲虛度所謂情寸陰惜
海爾錄 卷二 五
分陰者端的在此勤勤攷訂娓娓講貫其次也

勿縱

己丑

平時不能以志帥气則臨事气必來敝志

四月

仔細筭來尔一切病痛其根由總在不剛自今凡一知一行皆須以剛體之否則因循悠忽雖少有知行終亦乍得乍失不足滄事

六月下月

一念必窮理所在剛則始不滑過一動必遵道而行剛則始不放鬆不動不念必恭剛則始不紛紛擾擾

張子云舊疾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于舊習耳偉按此語甚可畏爲學總須先將舊習理道界限畫清然後

有下手處 七月下同

志氣清明用力剛決二者不可缺一不清明自不能剛決
不剛決亦旋不清明

余思慮之所以擾擾者其大端有三已過之事留滯未來
之事逆億不干己之事旁攬去此三者亦自漸覺清虛靜
泰

輕動躁言志已為氣所流更說怎甚多動多言亦恐檢攝
不到

犯而不校

正課慎言窒慾帶課絕嬉譁學犯而不校 八月

每頁錄 卷二

去

誨爾錄卷二終



